

学林

◀（上接 3 版）

的矛盾。而两千年后的翻译居然错得一塌糊涂，这样的中译英，如何能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呢？

北大出版社版《老子道德经》第三句的标点也与众不同：“有，名天地之始；无，名万物之母。”英文译文是：

The Nothingness is the name of 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; The Being (substance) is the name of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.

（无是天地开始的名字，有是万物母亲的名字。）

这里中英文都不容易理解。所以，改动如下：“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”

In the beginning heaven and earth are nameless.

When named, all things become known.

这两句的意思大致为：天地开始是没有名字的，有了名字，人才知道万物是什么。由此可见，《道德经》这几句是简单的认识论，如果翻译不好，外国读者是很难理解老子，也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的。

老子不容易被理解，那么孔子呢？1988 年，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巴黎聚会，其中 88 位获奖者认为：21 世纪人们要过幸福的生活，就要到 2500 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。其实，早在两百年前，英国诗人 Pope（蒲柏）就说过：

Superior and alone, Confucius stood, Who taught that useful science, to be good.

（孔夫子超凡入圣，教我们如何做人。）

孔子是如何教育我们的？《论语》第一章第一句就是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（悦）乎！”这句话如何翻译成英文呢？我们先看英国译者 Waley（威利）的译文：

To learn and at due time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ed, 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?

这个译文是相当典型的对等译文：“学”翻译成 to learn，“而”翻译成 and，“时”翻译成 at due time，“习”翻译成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ed，“之”是虚词不翻译，“不亦”翻译成 is that not after all，“乐”翻译成 a

pleasure，“乎”是虚词不翻译。这个译文和原文相当对等，但是，根据《论语》上下文中的“不亦君子乎”来看，学习的人是一名“君子”、“学者”，放到现在普遍的语境中，甚至也可以指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。这样看来，“学”翻译成 learn 不如翻译成 study，更不如翻译成 acquire knowledge，“习”翻译成 repeat 不如翻译成 put in practice。“悦”翻译成 pleasure（高兴）又远不如翻译成 delight（乐趣）。我们再来看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译文：

Is it not a deligh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from time to time?

举这个例子说明：当译文和原文有几个对等词的时候，应该用优化法选择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。如果没有对等词，那么自然只好用创译法来选用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了。甚至，即使有对等词，如果能找到比对等词更好的表达方式，也可以采用，那就能更好地传递这些中文经典语句的意思了。

其实，对等词的范围也可大可小，尤其是中文和英文的对等词。因为英文是比较科学的语言，内容和形式基本相等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；中文是比较艺术的语言，内容往往大于形式，说一可以指二，甚至指三指四。如“学”既可指学生学习，也可以指学者做学问；“习”既可以指学生温习功课，也可以指工人实习，还可以指学者把理论付诸实践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：当中文文字内容和形式相等的时候，英文可以译出中文的意义；如果中文的内容大于形式，那么译者就要选择符合内容的形式。这样，才能使人知之——了解原文内容；如果能使读者喜欢译文的形式，那就是使人好之；如果能够使人读后感到有乐趣，那更是使人乐之。知之，好之，乐之，是阅读译文的三部曲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过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在我本人看来，英国译者威利的译文最多只能使人获得“知之”的阅读体验，高教社出版的中国人的译文可能使人获得“好之”的阅读体验，如果译文能够使读者乐之，那就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了。

这个看法有人不同意。

如《英语世界》2015 年第三期第 108 页上就发表了美国 Owen 教授的看法：“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。但这项工程绝不可能奏效，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。”“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，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。”Owen 教授的话对不对呢？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。我们就来看看《诗经》第一首《关雎》的第一段内容和相应的译文吧。

关关雎鸠，
（对对斑鸠咕咕叫，）
在河之洲。
（爱在河中小洲上。）
窈窕淑女，
（姑娘啊苗苗条条，）
君子好逑。
（情郎和她想成双。）
威利的译文如下：

“Fair, fair,” cry the ospreys
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,
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,
Fit bride for our lord.

这是“把外语翻译成母语”的译文，能不能使读者知之，好之，甚至乐之呢？Ospreys（鱼鹰或白鹭）有没有“fair, fair”（美呀，美呀）叫的呢？没有。所以第一行完全翻译错了。原文的“关关”音译应该是 gu-an gu-an（咕-安，咕-安），也就是说，水鸟是“咕咕”叫的，那么“咕咕”叫的不是斑鸠么？所以雎鸠不是水鸟，也不是白鹭，而是斑鸠。那么，“咕”字后面为什么加个“安”呢？原因在于，“咕”是闭口音，在诗中不响亮，后面加个“安”音，就变成了“关”，“关”是开口音，“关关”就比“咕咕”响亮得多，更适宜入诗了。可见，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知道诗歌中用开口音代替闭口音的语言感觉，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其实是多么发达。我想，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这点了。

威利还说，“淑女”是“贵妇”，“君子”是“贵人”，但诗中第四段说：“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”说明君子和淑女还在河中采摘荇菜，可见中国古代诗歌中，君子和淑女的所指也是包括劳动人民在内的，因此，中译文不妨说成是青年男女，那就范围更广，更有现实意义了。这也说明原文有不同的对等语时，应该选用更好的对等语，因此，中国译者对《诗经·关雎》第一段的翻译是这样的：

By riverside are cooing
（一对斑鸠鸟）

A pair of turtledoves;
（河边咕咕叫）
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
（年轻人爱上）
A fair maiden he loves.
（苗条的姑娘）

这个译本已经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，可见 Owen 说“没有人读”，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。

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Graham 也说不能让中国人翻译中国诗。他在英国出版的《晚唐诗选》一书中收入了李商隐的《无题》，其中一首有“金蟾咬锁烧香入，玉虎牵丝汲井回”句，意思是说：金蛤蟆咬住门锁，就是富贵人家晚上锁门烧香的时候，诗人进门赴情人的约会来了；第二天早上用丝麻井绳打上井水的时候（玉虎是富贵人家井上的装饰品），诗人又离开情人回家了。怎么知道是约会呢？因为诗中上句“烧香”中的“香”字，和下句中“牵丝”中的“丝”字，合起来是“香丝”，和“相思”同音。由此知道，“入”和“出”都是指害相思病的诗人。再看 Graham 的译文，是这样的：

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. Open it, burn the incense.
A tiger if jade pulls the rope. 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.

（金蛤蟆咬住锁，开锁烧香吧。玉虎拉上井绳，打上井水逃走吧。）

这个译文就是字对字的译文，90% 对等，10% 错了，结果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完全错了。英国译者对于这首唐诗的理解错了，如果对唐诗的理解只有 50% 是对的，那么无论英语表达能力多强，翻译结果都是很难超过 50 分的。而中译者的理解能力往往远远高于英美译者，如果说理解正确 80%—90%，那么译文基本上也可以得 80—90 分，远远好于英美译者。同样是上面两行诗，中国译者的译文是这样的：

With incense burned at night, I entered golden gate,
（带着夜里烧香的香气，我进入了大门）
When water’s drawn at dawn, I left my jadelike mate.
（清晨打上井水时，我离开了我的玉人）

综合上述种种，我的结论就是：用中国优化译法或创译法，能够使得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学翻译教授）

■学人在讲

◆中华民族神话系统

主讲：田兆元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16 日 14:00—16:00

地点：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

◆中国古代信札文化

主讲：白谦慎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17 日 10:00—12:00

地点：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

◆王宠的病与绝笔

主讲：薛龙春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17 日 14:00—16:00

地点：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

◆试谈语文词典的收词、释义与配例

主讲：江蓝生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18 日 8:30—10:00

地点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1001 会议室

◆《理想国》与神话

主讲：张巍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23 日 9:30—11:30

地点：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

◆漫话吴门诗牒

主讲：陈正宏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24 日 10:00—12:00

地点：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

◆观念与方法：戏曲研究漫谈

主讲：孙书磊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27 日 14:00

地点：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 708 室

◆唯物史观需要重新解释的十个问题

主讲：吴英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时间：2017 年 9 月 27 日 15:30—17:30

地点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001 室